

10

崔亚斌 著

偵破大王

- 死亡游戏
- 追捕顽凶

- 警觉的眼睛
- 国徽下的法警



辽宁画报出版社

崔亚斌法制文学精萃

侦破大王

(十)

死亡游戏

辽宁画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游戏/崔亚斌编.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7.11
(侦破大王;10)

ISBN 7-80601-170-6

I. 死… II. 崔…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75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15号 邮政编码:110031)

丹东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字数:112千字 印张:5

印数:1—40200册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晨阳

责任校对:张锦铁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陶智

定价:4.98元

目 录

死亡游戏

鱼市惊论.....	(1)
猝死之谜.....	(4)
被盗现场.....	(6)
凌河碎尸.....	(11)
仓房脏物.....	(14)
电击杀人.....	(18)
蛛丝马迹.....	(22)
合金牙套.....	(25)
黄色纸箱.....	(31)
四个嫌疑.....	(37)
强姦奸情.....	(39)
案情大白.....	(45)

追捕顽凶

警亭枪声.....	(52)
循迹追踪.....	(56)
罪大恶极.....	(62)
捕“虎”捉“狐”.....	(66)
“韩冰”是谁.....	(72)
忠孝难全.....	(76)
气焰嚣张.....	(80)

如此夫妻	(84)
“BP”姊妹	(89)
同仇敌忾	(93)
捣穴擒匪	(97)

警觉的眼睛

勇擒盗枪犯	(105)
愤怒的一枪	(107)
卖债卷的大学生	(108)
站台上的网	(110)
神速的行动	(112)
刚交的“朋友”	(113)
不佩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	(115)
两夜擒凶	(116)
牛仔裤窃案	(118)
第三个人可疑	(120)
侦查并未终结	(122)
不平常的一夜	(123)
一比四	(125)
隐案之谜	(127)
黄书包里的秘密	(130)
蝉、螳螂和黄雀	(132)
假如放过了他	(133)
勇擒“飞毛腿”	(136)

惓惓赤子情

他在弥留之际,呼唤着你	(139)
菜刀闪着寒光,你还是走近了他们	(144)
你并非“爱神”,也有不快甚至发怒的时候	(150)

后记	(156)
----------	-------

死亡游戏

鱼市惊诧

“土尔其”死了。

这老头死的不是地方，既不是在家里寿终正寝，也不是患病住院死在病床，而是一跟头栽倒在闹中取静的碧塘公园鱼市上，再没起来。

别看碧塘公园不大，却是这个城市中心区一块难得的绿地。公园东北角，还有个卖观赏鱼的鱼市，金鱼、热带鱼应有尽有。“五一”节过后，天气暖和了，一冬没露面的热带鱼个体商贩们又把缸呀瓶的摆出来，五颜六色的鱼在水中悠悠然摆尾，招引着顾客和游人。

有卖鱼的就有卖鱼食的。“土尔其”走进公园，就是来买鱼食的，这老头64岁了，是手推车个体运输户，长得五大三粗，体格特好，从不知道得病是个什么滋味。

“老师傅！您来啦？”离老远，坐在鱼食摊后面的一个40来岁的女人就举手朝“土尔其”打招呼。她姓朱，人称朱姐，“土尔其”是她的老主顾。她只知道这老头姓“土”，却不知道为什么叫那么一个怪名字。看他那两只耳朵，也没有什么奇特的。或许这老头平时爱说爱笑的，就免不了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着有趣。不过，今天这老头走路有点摇晃，不像往日那样两只大脚踩在地上结

实有力。他的脸色也不像平时那样光润，显得灰土土的，右手还缠着药布……难道他病了？

“土尔其”走近朱姐的鱼食摊，递过一张5角的票子，话都懒得说了。

“您……身体不舒服？”朱姐接过票子，拿起塑料袋装鱼食。

“这块儿……不好受……你这鱼食——”“土尔其”用缠着药布的右手指了指心口，边说边伸出左手接鱼食。鱼食刚到手，突然，像有谁推了他一把，他右腿一屈，两只手一扎撒，“扑通”一声向前跌倒了，那袋鱼食扔出去老远。

人倒下后就没起来，鱼市“哄”地就乱了。

“心肌梗死……”

“也可能是脑出血……”

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上前的。

还是朱姐腿快，扔下鱼食摊，把公园管事的找来了。那个人一摸“土尔其”的手腕，脉都没了。他问：“什么病，这么快？”

“谁知道哇！”朱姐说，“这老头身板可硬实了，可说不行就不行了！”

“他家住哪？有认识他的人吗？”

人围了不少，都是看热闹的，没人答话。

还是朱姐说：“他常到我这买鱼食，我光知道他姓土，都叫他‘土尔其’。闲唠嗑儿，他说他家住在南市场东面一条小街的楼房里，对面有个洗衣店，不太远……”

先救人要紧。公园管事的找人把“土尔其”抬到附近一家医院。可医生说，老头已经没救了。

好在“土”姓挺特别，到南市公安派出所一查，才知道老头姓“涂”而不是“土”，名叫涂恩琦，住南市大街57号楼3—1—1号，

妻子名叫尤桂兰。

“土尔其”死的也不是时候。当公安派出所片警小裘和居民委陈主任来到他家时，隔壁邻居宋老太太说，尤桂兰没在家，她因为两只脚被开水烫伤，昨天一早由外甥接到她姐姐家住去了。

小裘看着房间紧闭的门，难住了。他接手这片不到半年，情况不大熟。借这个机会，他想了解一下“土尔其”的情况，就问：“老头是干什么的？”

“拉车。”陈主任说，“他是老户，体格可好了，没想到……”

小裘已经看见，在涂家外墙的小仓房旁边，用铁链子锁着一辆手推车，俗称“倒骑驴”。

“他家都有什么人？”

“就老两口。老伴是后续的，去年登的记。”

“不，是前年。”宋老太太纠正，“尤桂兰比涂老头小10岁，人倒不错，农村的。上礼拜在厨房，一锅开水扣脚上了，烫得挺重……唉！这家人闹的，事都赶在一块儿了。”

“老头没有儿女吗？”

“有个闺女，在本市被服厂。”

“哪个被——”

小裘忽然不说了，两只眼睛瞅着3—1—1号房间的门出神。他抛开陈主任和宋老太太，走到门边，歪着头琢磨那个挂在门鼻儿上的锁头。锁头虽然锁着，可是门鼻儿上的螺钉已经被人撬掉了。他伸手一推，门“吱”地开了。

陈主任和宋老太太都惊异地张大了嘴。

小裘回过头问宋老太太：“他家平时不用暗锁吗？”

“原来有暗锁。有一天老头把钥匙忘屋里了，他就把暗锁撬坏了，没修好，临时安个门鼻儿，用明锁锁门。”稍停，宋老太太又

说：“反正尤桂兰一般总在家，老头从不担心进小偷。”

小裘探头往屋里看了看，然后转过身，神情严肃地说：“不好，他家被盗了！”

猝死之谜

在市刑警支队法医室，安琳是最不安分的一个。三个一同从医科大学法医系毕业的姑娘，两个分到物证室搞化验，唯有安琳，根据她的要求分到法医室搞解剖。每天一走进支队大门，她就显得特别亢奋，赶上人命案子就争抢着出现场。虽然另有老法医到现场勘查，她也跟着去。闲着没事， she 就把法医室积存多年的命案现场勘查和被害人尸体剖验记录的案卷从卷柜顶上搬下来，掸去灰尘，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还不时向老法医请教，问题成串地提。

法医室的人私下议论说，像安琳这样长相俊美、天赋很强的姑娘如此热衷，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刑事法医工作，难得而又罕见。

可是，安琳也有闯祸的时候。那次，老法医王德山在自来水池里冲洗一块从被害人尸体上提取的有可疑伤痕的皮肤，安琳争抢着替他做，老王只好让她。不料，她把水龙头开得过急，那块皮肤没拿住，冲进了下水道。没等谁批评，她先掉了眼泪。

于是，安琳得了个听起来不大文雅的外号：假小子。

“土耳其”尸体的法医鉴定，是公安机关应他女儿的要求做的。尸体从医院运到支队，那位中年妇女也跟来了。在法医室，她见出出进进的都是男子，唯有安琳是个女性，就走过去问：“同志，你们给死人解剖，是要用刀割得一块一块的吗？”

安琳看了看她，问：“你是谁呀？”

“我是家属。”她指了指解剖室。

“家属不许进解剖室！”

“我不进去，只是问问。”

安琳见她两只眼睛哭红了，顿生同情心，缓和了语气说：“既然你要求做解剖，人已经死了，还担心什么呢！你听谁说割得一块一块的？我们又不是卖肉的。”

一句话，差点把屋里一位青年刑警说乐。

他叫武戈，刑警支队一大队专案组侦查员。因为同在一个大院子里，专案组侦破的大多是重大、特大的人命案子，所以侦查员和法医很熟，交往也多。与其说武戈是闲着没事来法医室走走，不如说他这位尚未婚娶的青年很想和那个“假小子”接近接近。安琳那两只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和敏捷泼辣的工作冲劲儿都别具魅力，在武戈心中产生了好感。此刻，他见那位妇女欲进不能、欲退不甘的样子，就走过去说：“你还是先回去吧，有了结果会通知你的。”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似自言自语又像对武戈说：“我爸身体可好了，头几天还到我那去了呢，怎么没病没灾说死就死了呢？今天他家里还进了贼，事情怎么都赶到一块儿了呢？”

“哦？”武戈耸了耸两道浓重的眉毛，“丢了什么东西？”

“详情我不知道，区公安分局正在看呢。”

一般入室盗窃案件，是不属刑警支队管的。现在大案特案太多，命案的侦查都有些疲于奔命，居民住户撬门压锁的案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位中年妇女走了。武戈冲安琳一笑，可是安琳只瞥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了解剖室。

“土尔其”的尸体停放在解剖台上，将要由王德山主检。安琳

看了看那具一丝不挂、四肢强壮的胖嘟嘟尸体，问：“老王，猝死的人都要作法医鉴定吗？”

王德山正在往身上穿塑料罩衣，做解剖前的准备，说：“猝死，是指外表健康的人，由于某种突发的急性病或潜在进行的慢性病而迅速发生的出乎意外的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症状出现后 24 小时内死亡的人归入猝死范畴。这个老头死因不明，家属又有要求，所以才……”

“如果他不是正常死亡，那就是案子了？”

“当然。”

王德山看了看尸体的右手，说：“小安，你把他手上的药布解开，看看是怎么回事？”稍停，又补充了一句：“别拽，一层一层慢慢解。”

安琳巴不得帮王德山干点什么，答应一声走过去。正在这时，武戈匆匆推门而进，先看了一眼安琳，然后对王德山说：“老王，碎尸案……在小凌河！”

王德山转身去拎勘查包，苦笑着对安琳说：“没别人了，咱们走吧！这个，先放一放……”

被盗现场

宋老太太知道尤桂兰外甥方刚的电话号码，他工作单位是光华文化用品公司小东仓库，是个保管员。方刚 32 岁，因妻子不能生育两年前离婚了，一直独身，有时住在父母家，有时在单位住。那是几个月前，方刚来看姨妈，临走时说了本单位的电话号码，为的是姨妈有什么事可以用电话找他。尤桂兰的姐姐住在三道沟，离得较远，用电话找外甥就可以和姐姐保持联系。尤桂兰送外甥出楼口时身上没有笔，宋老太太就把那个电话号码记在

自家挂历上了。

方刚骑着自行车赶到的时候，南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郭永泉等几个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还有保护现场兼维持秩序的小裘。郭永泉年近4旬，消瘦但却显得刚毅的脸上有一双似乎能够洞穿一切的锐目。此刻，他打量方刚，见他中等身材，国字脸，显得文静秀气，两只转动灵活的眼睛显出人很机敏。听宋老太太说，他原来是个在仓库修理桌椅门窗的木工，后来领导见他挺会来事，人也聪明，正赶上有位老保管员退了休，就让他顶了缺。

方刚撂下自行车就要往3—1—1房间进，被小裘拦住了。

“我是这家人的外甥……”方刚说。

“哦。”郭永泉走过来，“来，咱们到这屋谈。”

郭永泉把方刚领进宋老太太的屋，对他说：“你姨妈家被盗了，你得赶快把她找回来，看看都丢了什么东西。”

“我姨妈在我妈家，她的脚烫伤了，一步不能走。”

“没有失主在场，怎么勘查？谁知道这是怎么一个案子？”

“不是还有那个老头子吗！”方刚说，脸上闪过一丝不敬的神色。

“老头死了。”

“啊！”方刚一惊，“叫小偷打死了？”

“不，是在公园里突然发病死的，刚才的事。”

“没想到……他还能死啊？”方刚好像在冷笑，“那他人呢？”

“在医院停着呢。”小裘说，“这两件事都不小，赶在一块儿了，你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你姨妈弄回来！”

“那我打车去。”方刚转身就走，到了门口又转回来，“我能进那屋看看不？”

“不行。”郭永泉说，“现在任何人都不准进入被盗现场！”

“那我走了。”方刚匆匆离去。

方刚走后，宋老太太和陈主任才走进屋。郭永泉对她们说：“这个人，好像和老头的关系不怎么样吧？瞧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

陈主任撇撇嘴说：“继父、继母都难处，何况后找的姨父？现在的年轻人呀……”

“他常到这来吗？”郭永泉转向宋老太太。技术人员已经将门锁的撬压痕迹、地面上的可疑足迹等勘查完毕，现在只等着失主。借这工夫，郭永泉抓紧摸情况。

宋老太太说：“尤桂兰结婚后外甥常来，和老头关系也不错，近期却很少来了，好像和老头掰了。听尤桂兰说，外甥小时候在她家住过不少日子。她没儿没女，把他当儿子待，感情可好了。”

“尤桂兰不是本地人吧？”

“她老家在铁岭农村，叫什么屯。她这是嫁第三个男人了。原来两个，一个死了，一个和她离了。她总说自己命不好。她在咱们这做小买卖，经人介绍认识了涂老头。”

“老头和她感情怎么样？”

“还行吧。别看尤桂兰没啥文化，从农村来，人可挺厚道，手脚勤快，还比老头小10岁，老头都60多了还想找啥样的？只是……”宋老太太掩口而笑，不再说了。

“怎么？”

“老头总没个正形呗！昨天早上，我从他们窗前过，尤桂兰两脚烫那个样，我看见那老头还背着她在屋里转圈圈儿，他俩一边转一边乐……”

陈主任对“土尔其”家中的情况知道得不多，插不上嘴，这使

她很着急。听到这里，她赶紧接过话头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年人逛公园，扭秧歌，越活越欢实。况且，‘土尔其’老婆死了10多年才娶了个小10岁的媳妇，他能不乐吗！没想到，乐极生悲呀！”

不过一个小时，方刚用出租车把姨妈接回来了，背到宋老太太屋里。尤桂兰虽然年过5旬，但未见白发，只是皮肤显得粗糙些，面色较黑，一搭眼就能看出是个常年在农村辛勤劳动的妇女。她衣着朴素，两只脚裹着药布，脸上泪痕依稀可见，一看见宋老太太便放声悲号起来，大家劝了好久才止住。

郭永泉问：“老伴的事，你都知道了？”

尤桂兰悲戚地点点头。

“我们的民警来到你家，发现房门被撬了，屋里翻得挺乱。现在要你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

尤桂兰又点点头。

方刚问郭永泉：“那把我姨妈背进屋里去？”

郭永泉同意了。

“土尔其”住的房间是一室半。外屋是小房间，里屋是大房间，都在阳面；阴面是厨房和厕所。

室内空气中，飘荡着一股酒味，在告诉人们主人的嗜好。

大房间有一张崭新华丽的双人床，在旧家具中格外显眼而不协调；小房间有张不大的单人床。床上方的墙上有个极简单的小佛龕，供奉着一尊一尺来高的观音瓷像，为小小的房间增加了神秘的气氛。

在杂乱无章的什物中，显得高雅点的是大房间窗台上的两个方形鱼缸，10多条红色的剑鱼、粉白色的接吻鱼在水中嬉戏追逐。这些可怜的小生灵们还不知道主人为了给它们买饲料而

跌倒尘埃，一命呜呼。

立柜、衣箱都在大房间，柜门大开，箱子张着口，衣物扔了一地。不过，彩电、收录机却安然无恙。

尤桂兰不能行动，她看着方刚和陈主任逐一清点。

使刑警们大感意外的是，清点完后尤桂兰说，就她所知，比较值钱的衣物等东西都在，没有丢失什么。

郭永泉启发地问：“现金、金银首饰、手表呢？总之，有没有比较值钱而又不露在外面的东西失踪了？”

尤桂兰伤感地摇摇头：“那我就知道了。这间屋子，我好多日子没进来了……”

陈主任感叹不已：“唉！半路夫妻，老头即使有点值钱的东西，她也未必知道。”

“不，不可能没丢东西！”忽然，方刚显得很激动地说，“老家伙有钱，肯定有钱……姨妈，你再好好想想！”他看了尤桂兰一眼，忽见郭永泉正在注视着他，马上收敛了，又说：“常言说，‘贼不走空’。他不偷东西，撬门进来干什么？东西翻得这么乱又是在干什么？”

“我想起来了！”尤桂兰忽然说，“老头有个活期储蓄存折，是他亲口说的，有10多万元呢！”

方刚忙问：“放在哪？”

“我不知道。”

郭永泉问：“存在哪个银行、储蓄所？”

“不知道。”

问题复杂了。唯一的办法是再仔细检查一番。

可是，立柜、箱子、抽屉、昏昏晃晃都找遍了，也没发现那个储蓄存折。

如果“土耳其”真有巨额储蓄存折被盗，家属又不知道存折的号码和存款的地方，那么，就无法挂失。

郭永泉很着急。

陈主任又慨然长叹：“唉！上年纪的人，总是把东西藏藏掖掖的，小心眼儿！”

尤桂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时就用手绢擦泪水。

莫非她又在自叹命苦，一日之间人财两空？

郭永泉倒背双手，在房间里烦躁地来回踱着。他依稀嗅出，在刺鼻的酒味中，微微有一股不易觉察到的女人脂粉的气味。

郭永泉用两眼余光看见，帮助姨妈寻找存折的方刚，弯着腰从床头柜的零碎杂物里拽出个什么东西来，匆匆塞进自己裤兜里。在那一瞬间，目光敏锐的郭永泉已经认出，那是一个只有年轻女人才使用的粉红色乳罩。

凌河碎尸

刑警支队一大队队长肖立功，带着技术侦查人员来到抛尸现场。

最先发现尸块的是小凌河一位看水闸的工人。他在开闸放水的时候，看见有类似牲畜的肠子和肉块冲进河里。他暗骂：现在水质还能好？死猪死狗都往河里扔……他用长竿把那些脏东西捞上来细看，妈呀，那分明是被大卸八块的人哪！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晨练的老者在不远的岸边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黄色硬纸箱，外面包着塑料袋，箱里装着人体的四肢。

安琳到法医室后，已经不止一次参与勘查碎尸案抛尸现场了。犯罪分子行凶杀人后如何处理被害人尸体，是件棘手的事。他们每每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将尸体肢解分割成数块甚至数

十块，然后抛尸灭迹。这是一种很狡猾的反侦查手段。安琳从公共厕所的粪池里捞过尸块，从污水沟里捞过尸块，从农村废弃的井里捞过尸块……有的尸块由于高度腐败，滑腻腻的露出白骨，有的尸块爬满大尾巴蛆，奇臭无比……可是每次安琳都从不畏惧，抢着去干。单从这一点，就不能不让同志们佩服。

痕检人员在中心现场及外围区域仔细勘查，没发现什么与犯罪有关的可疑痕迹。最近下了一场雨，雨水把抛尸者的足迹、车痕等等冲刷得一干二净。

刑警们分析，犯罪分子没有把硬纸箱里的尸块也扔进河中，显然是受到了什么惊动，迫不得已弃之而逃。

案情重大，市局主管刑侦的何副局长也来了。在他指挥下，刑技人员从河里打捞尸块，一气干到傍晚，从河里捞到的和硬纸箱里装的，总计 14 个尸块。

王德山和安琳把那些尸块一一装进塑料袋后，武戈走到安琳身边问：“男人还是女人？”

“对不起，现在无可奉告。”安琳顽皮地一笑，“一切结论产生于技术鉴定之后。”

的确，现场上没有发现被害人的头部和躯干，那些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性别的生理特征无从谈起，谁能知道是男是女呢！

法医、痕检等技术人员走了，可是侦查员们没有走，分头到沿河——特别是下游一带发动保卫干部和群众，出动船只全面搜索，以发现更多的尸块和破案线索。收集到的尸块越多，拼对检查的条件越好，查明死者身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不抓紧，尸块流入大凌河就更难找了。特别是那颗至关重要的头颅还没找到。

抛尸现场上发现的一丝一缕，既是罪证，也是极宝贵的破案